

阿刀田高

著

独领日本文坛的怪异小说，

展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

不可思议的声音

不明原因的对他人的恐惧；突然迷失自己是何人、身在何处的恐惧；险恶预感不断应验的恐惧；梦中隐藏的潜意识渐渐掌握大局的恐惧；来自古书物的诅咒逼迫而来的不可思议的恐惧。每一种恐惧都蕴含着一种秘密，而每一种秘密又都折磨人的心灵。

怀念 译

珠海出版社

阿力田高

阿力田高

不可思议的声音

怀念 译

珠海出版社

著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19-2004-14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可思议的声音 / (日) 阿刀田高著; 怀念译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5. 5

ISBN7-80689-386-5

I. 不... II. ①阿... ②怀... III. 侦探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2317 号

あやかしの声

Ayakashi no Koe

Copyright© 1996 by Atoda Takashi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COMPANY,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不可思議的声音

© [日] 阿刀田高著 怀念译

终 审: 潘自强

策 划: 潘自强

责任编辑: 莱 红

封面设计: 海啸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 - 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s.net

E-mail: zhcbs@zhcbs.net

印 刷: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8 字数: 119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8000 册

书 号: ISBN7-80689-386-5/I·557

定 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推荐语：

怪异带来的震撼

——读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

潘自强

许多作家一生都在追求着。他们追求的是怎样超越自己，追求的是如何超越他人！

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。因为有了这种精神，才有文学的发展、文学的创新、文学的丰富……日本著名作家阿刀田高就是这类作家之一。

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，日本的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以其独有的艺术品质和辉煌的创作实绩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我国广大读者对日本许多作家诸如江户川乱步、横沟正史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高木彬光、仁木悦子、夏树静子、佐野洋、水上勉、赤川次郎、山村美纱、西村京太郎、铃木光司等十分熟悉，对一些作品更是耳熟能详。相比而言，中国读者对阿刀田高则知之较少。这并不是阿刀田高不优秀，而是人们的认知度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高桥敏夫说：“‘阿刀田高的王国’开始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，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，那是一个‘大故事’从世间消失，迄今为止不多见的‘小故事’开始逐渐

现身的年代。”90年代，我国台湾地区曾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集。2000年以来，大陆有几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先后开始推介他的作品。看来，以“小故事”见长的阿刀田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2005年，珠海出版社首次大批量集中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，这对广大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迷无疑是一件幸事。

阿刀田高，1935年1月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。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。他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每年约发表10来篇。1979年对阿刀田高来说，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。当时，他的小说《来访者》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；同年，短篇小说集《拿破仑狂》又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。他由于获奖而受到鼓舞，创作热情十分高涨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阿刀田高在1979年一鼓作气发表短篇小说46篇，这个发表量是惊人的。1995年，小说《新特洛伊故事》获吉川英治文学奖。近几年，他曾多次担任日本直木奖等评奖委员会评审委员。

文学的发展，使文学题材的分工越来越细化。当人们从文学分类法的角度对什么推理小说、悬疑小说、恐怖小说等文学样式进行界定时，不能不说也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限制。对于阿刀田高的作品，我们似乎很难将它归于哪一类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大众文学的一些创作要素都能得到体现，或者说在某些作品各有侧重，某些作品兼而有之。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模式：灵异与犯罪共存，悬疑与恐怖交融，自然与现实物化，幻想与真实并行，他的作品是一个另类！人们似乎不认识其作品，阅读之余，不知应该怎样界定，神秘小说？怪诞小说？离奇小说……似乎都不是！更多的读者则称他为“短篇小说异色之王”！阿刀田高的作品以独具的“异色”越来越多的受到读者首肯，他们认识了阿刀田高，也接受了他的“小故事”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。他目光所及，大都写的是平民百姓、凡人琐事。作品不描写大起大落的激烈冲突，不展示血腥恐怖的感官刺激，而写的似乎就是你的邻居，你的同事，你的亲人，你熟悉的陌生人，一夜短暂的幽会（《遭诅咒的男人》），一桩夫妻的矛盾（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），一封离奇的信件（《干掉那个人》），一场传统的赛马（《优胜马情报》），一次偶然的车祸（《柳树下的预兆》）……不过，在平淡、抒缓、轻快的叙述中，往往是一江春水之下，涌动着万顷波涛；灿烂的阳光之中，暗藏着电闪雷鸣。作品在叙述中流贯着邪气和杀机，发生的一切是那样自然平和，是那样流畅静谧，但在其真实的描述中，告诉读者的恰恰是一场长期准备、精心策划的凶杀或者谋财、诈骗、复仇的故事，事件的结局让你目瞪口呆，心灵震撼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的评委中岛河太郎说：“它揭露了潜藏在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恐怖、神秘和骇人，翻阅任何一篇小说都会不由得吃惊！”此言不虚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内容具有神秘色彩。在世界上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。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吗？大自然有神秘力量吗？天地之间有心灵感应吗？这似乎不是以描写人为己任的作家所探讨的问题。但是，一些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故事又往往成为作家写作的载体。他们借此诠释对社会、生活、人生现象的理解和认识。我感到，阿刀田高似乎受到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盛的超自然恐怖小说的影响，倾力于在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生活土壤中栽培“异色”之花。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了一种超自然、非理性的力量，如《落樱飞雪》、《死亡的气味》、《清爽的眼睛》、《预言研究》、《不可思议的声音》……作品告诉我们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外，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捉摸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晓的东西，它掌控、影响、参与我们的生活。作品写得越真实，

越能营造出神秘压抑、紧张恐怖的气氛，使读者头皮发麻、脊背流汗，透不过气来。把非自然力量写得如此有魅力，是阿刀田高的成功！我们无意考察作家对超自然现象的真实理解和认识，但作品中透露出的作为人就应该敬畏自然、诚实生活、善待社会的劝戒则是有意义的。作家似乎有佛家的禅味，其用心良苦！

阿刀田高的小说充满了悬念。作为读者，面对枯燥、单调、乏味的生活，向来存在着求新、求奇、求异的接受心理，享受未知的魅力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正常需求。我们应该尊重读者并满足于读者。阿刀田高是深深懂得如何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。他的每篇故事都充满了悬念，结构精巧，魅力无限，他可以将一个平平淡淡的事情设计成一个暗藏诱惑的故事，从开篇到发展，从发展到结局，一步一步将读者引入高潮，使你恍然大悟。对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句对话，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它可能就是一个暗示，一种铺垫，一把破解谜底的钥匙。阿刀田高特别擅长在故事的结尾处，通过叙述语言或者人物对话“点题”，制造令人大吃一惊或者毛骨悚然的阅读效果，作品体现出高超的叙述技巧。请记住这些作品，它们是《蜂蜜的香味》、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、《优胜马情报》，还有《演戏》、《蛇》、《横祸》……翻开哪一篇作品，都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阿刀田高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。他巧妙地将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的创作要素完美结合，以怪异的风格，给日本文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亮色。日本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佐藤阳子说：“在阿刀田高的作品里，把两种毫不相干的极端要素浑然一体，这还是日本文学中不曾期待过的。”当读者被动地接受那些似曾相识、重复雷同、缺乏新意的故事时，阿刀田高打破了大众文学的低迷和沉闷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异样的阅读形式——怪异小说！我们相信，这类作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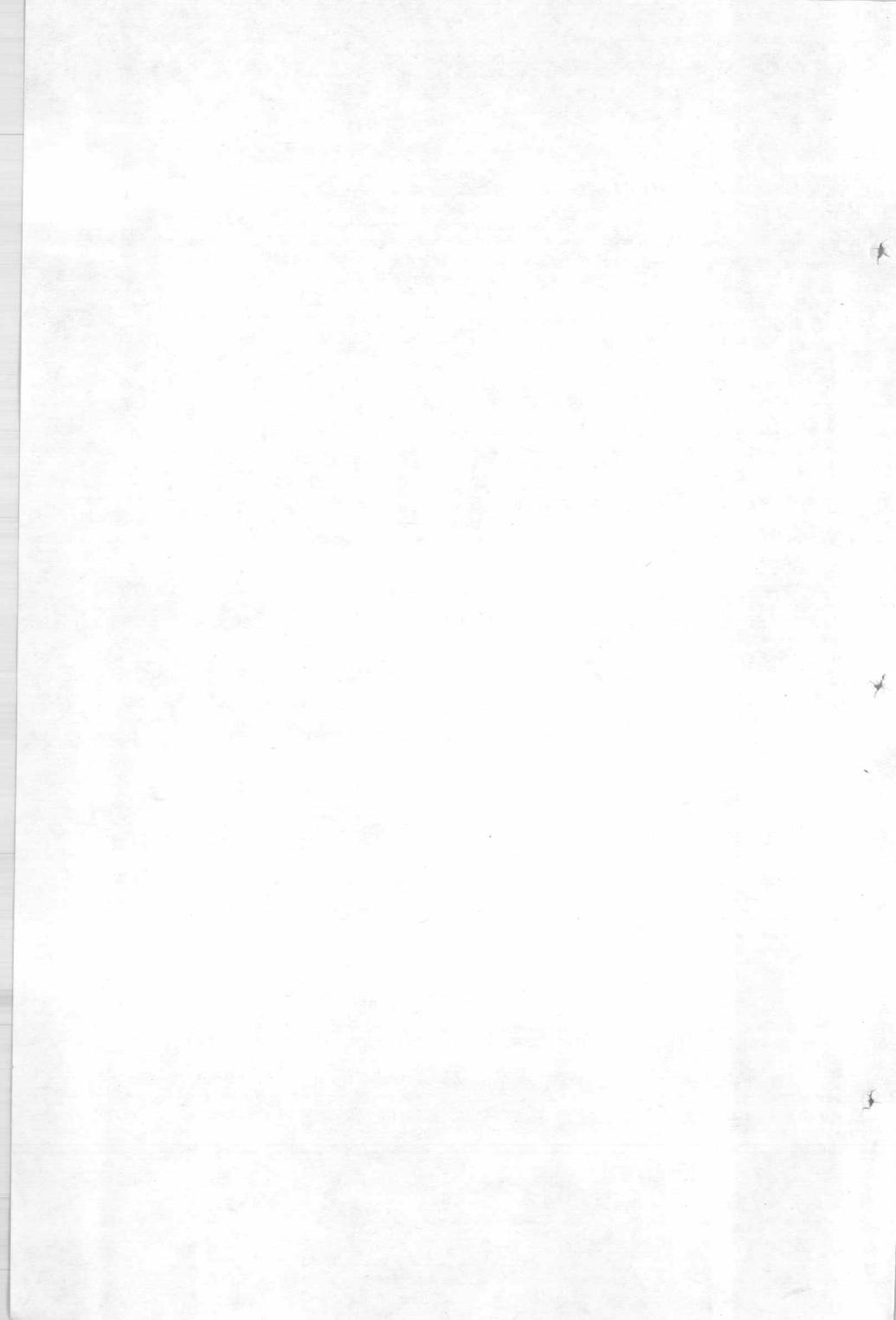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背后的脚步声	1
死亡的气味	23
爱 巢	47
车轮之下	71
怯懦的爱情	81
《特快新闻》	105
灰色的花坛	131
便当盒之歌	159
我的力量	173
钵伏山奇谈	197
不可思议的声音	223

背后的 脚步声







每当夜班临近早晨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集中到调度室，边喝茶边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几乎已经没有人来包出租车了，只是按规定调度室里还是必须留下几个人，一直坚持到早晨八点。

干出租车驾驶员这一行的，对人员没有什么限制，因此大家的年龄、经历相差甚远，一旦交谈起来，还真有一些有趣的话题。

这天早晨，又是六七个人聚集在一起，调度室里分外热闹。

“盯梢真是一件很难的事啊，尽管在电影中经常看到。”

大竹擦着发红的鼻子，挑起了话头。大竹应该是属龙的，今年五十四岁。一下子想不起来龙长着怎样的鼻子，好像是宽宽的鼻梁，大大的鼻孔。大竹的鼻子也是非比寻常：鼻梁在脸的正中高高隆起，两侧的鼻翼也是超乎寻常的厚实。当然两个鼻



孔同样非常巨大，大拇指都可以轻松地出入。看着大竹的鼻子，不禁会感叹：

老天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

如果没有非凡的想像力，怎么会在脸的正中央按上这样一个东西！

“你干过盯梢吗？”

“君主”反问着。

君主真名叫远野，因为脸色特别白、又没有任何表情，像“浮世绘”中的君主，因而得到了这样的称呼。

4
“嗯，受过一家杂志社的委托。因为不能让对方察觉，可真够受的。”

“如果只是跟上会容易些。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后来成功了吗？”

“也算是吧。至少没有被甩掉，至于是否被对方发现，可就不敢肯定了。”

“应该不会发现吧！”

“也不一定，开车的人一般都很注意后面。”

唱反调的是“总理”。他半年前进公司，因为姓村山，而且长着两条长长的眉毛，马上就得到了“总理”的诨名。

总理说着为自己的论点点了一下头。

不可思议的声音



“不知道走路的时候是怎样的。比如说间谍，好像在脑袋后面也长着眼睛，而一般的人是绝对不会注意身后的。”

总理喜欢看电影，也许是想到了哪一部间谍片。

“有时候会想，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跟踪我。”

“你会这样想？”

通常，我一直是一个听众。

“你不这样想吗？”

“我可没有做过会让人盯梢的坏事。”

“不知道女孩子怎么想？是不是会察觉到有人盯梢？”

5

这时，又有人插话了。

“不管讲什么事，阿严你都会想到女人。”

说的也是，铃木严的话题中总是会提到女人，他是我们中最年轻、英俊的一个。

“不是，我是说真的。高中的时候，大家都做过这样的事吧，看到可爱的女孩，就会跟上去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其实女孩子一般都会察觉到的。”

也许是吧。

久子也一定察觉到的。

我一边听着，一边想起了和妻子久子初次见面



时的情景。

二十年前，那时我在四谷的洋酒批发店工作，而久子是附近咖啡店的女招待。久子虽然说不上漂亮，但是一看就知道她的性格非常温柔。我酷爱喝咖啡，渐渐地两人熟悉了起来。

这就是我喜欢的女孩。

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。

好几次我跟在她的身后。仅仅是尾随着她，就能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，同时有一种莫名其妙地喜悦。

我的直觉不久得到了应验。不管今后我的人生还会有多大的起伏，但是，能够遇到久子并和久子结婚，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收获。

对我来说，久子就像是上等的手套，让我感到舒服，没有任何的不合适。久子出身贫寒，没有一丝的娇气。对于现在的生活，她总是充满着感激之情，从来没有抱怨。她爱清洁并且性格开朗。我总有这样的感觉：和她在一起可以远离一切的不幸。结婚第三年，生了一个女儿，我们叫她幸惠。由于我们结婚较晚，而久子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我们认为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了。由于有了久子，我的家庭充满了快乐，而我对这一切感到深深的满足。

“以前有一首这样的歌……”

不可思议的声音





“什么？”

盯梢的话题还在继续。

“是多丽丝·戴唱的。”

“大竹，你真老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大竹轻轻地哼唱着。大竹以前在占领军的办公室工作过，所以英语的发音不错，是一个能够说英语的驾驶员。

那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。

我尾随着久子，从上智大学的后门一直到四谷车站。

心里想着：不能让她看见，不能让她发现。

确实，盯梢并不容易。当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渐渐复苏了，我甚至闻到了樱花的浓浓香味。就这样，在两三个月当中，我断断续续地尾随着久子。后来，过了很久，我曾经问过久子：

“你是知道的吧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久子似乎不太高兴地提高了声音。

这不可能！最初的时候或许没有察觉，到了后来，一定会感觉到的。久子不善于撒谎，只要盯着



她看，你就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来，其实她是知道的。久子那慌忙掩饰的表情，非常可爱。

说是可爱，女儿也已经十五岁了，长得越来越像久子了。

我们一家三口能够一直这样平平安安地生活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。

君主摸着光溜溜的下巴：

“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有一个住在与野的朋友……”

“是埼玉县的那个与野？”

“对，在浦和的前面。”

“那里现在也越来越热闹了吧？”

“说的是以前的事。那时在车站前有一些商店，跨过一条宽阔的街道，就是一片片的农田了，到了晚上，即使是男人，也会感到有些害怕。”

“这是很久以前了吧？”

“应该有十年了吧。下了末班车，虽然四周没有人迹，可总感到有人跟在身后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有树林，有农田，可就是没有人家。”

“郊外的城镇都是环状开发的，经过了一段没有人烟的地方后，又会有住宅出现。”

不可思议的声音



总理插了一句，他对住宅情况比较了解。不知道环状的说法是否正确，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感觉。就拿我居住的地方来说，从西武新宿线的小平站下车，经过了一条商业街后，四周一下子变得非常寂静。必须在农田中徒步七八分钟，才能看见三年前建成的住宅群。我家就在住宅群的进口处。按照我这样的条件，能够住上占地五十坪的住宅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至于途中的寂寞，也只能忍受一下了。路本来就是新修的，也难怪周围什么也没有，但是，应该马上就会热闹起来的。女儿晚归的时候确实有些担心。女儿到了车站后就会打电话回家，只要我在家，就一定会去接她。

看着女儿从商店街的那一头慢慢地走来，我向她挥挥手，女儿也举起手回应着，然后一路小跑向我跑来。

“爸爸！”

声音中有一种安心感。

“等急了吧？”

“还好啦，您已经睡了吧？”

“还没呢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就这样肩并肩地走在夜色中。

即使是一言不发，也能够感觉到父女间浓浓的